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四月廿五日（星期三）

成都新聞

第叁陸壹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維新印刷局代印

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清血追毒丸 北京特效品 能治各種惡瘡楊梅 疥瘡服丸立止痛苦 全愈迅速永不再發 淋濁症亦妙 每瓶大洋壹元內有說明訪單遵服勿誤 總售處成都市總府街 祝照藥房 北門北東街開泰堂 城守東大街壽春藥房 西門西大街榮和藥房 南門上南街同人藥房 鹽市口華榮藥房

智育影院 四月廿五演 野玫瑰 四月廿六演 大光明 血淚黃花

濟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女內外瘡疽牛皮頑癬九子爛痒大小瘡症 住四聖祠南街三十六號

滑稽時事 新戲詞本 本報小說編所著 新戲唱詞共選十九齣 訂合一冊現已出書 每冊四角 特價三角 外埠郵費外加

管鑄成 專制婦女乾病男婦危險內症 有驚人之醫術 地點由科甲巷遷移南打金街九十一號公館

笑 笑 笑 姨太太 太太外史 真正妙 買來聽 哈哈笑 笑得雙足跳 笑得眼淚吊 又滑稽 又熱鬧 又香豔 又不情 有官場 有鄉 和尚與老道 社會黑幕一齊描 瞧一瞧 叫了跳 笑了叫 呼妙妙 連笑 每部四角 本報經售 外縣加寄費 郵票代價 五仙

開設在春熙路北段 好名聲有十多年 吸者爭相稱 物美價又廉 純粹記好煙

和合拍賣行汽車營業部
家庭小車票 包車搭車 花會專車 每票四角 每本十二票四元 經濟便速 乘客自便
大車票 每票七千文
車站 城內南新街本行 花會城牆邊本行停車

記僞太傅陳寶琛

僞滿洲國溥儀傀儡登場，一切皆僞滿清制度，並招聘津門遺老陳寶琛氏爲太傅，而陳氏以在山清泉之身，忽作出岫閒雲之舉，竟聽斯招，晚節不終，殊堪痛惜，茲就所知，記其小史如下，

陳字伯潛，號弢庵，福建閩侯人，少時天手穎發，弱冠即入翰林，越十載晉內閣學士，禮部侍郎銜，好直言彈劾，同光間，與寶廷、鄧承修、張佩綸等，於諫官中，爲四大金剛之一，時適西太后聽信諫官言，諸諫官中尤重陳氏，其所彈劾，往往不予察辦，即行褫職嚴辦，以是每奉使外出，疆吏等多奉事爲謹，無敢拂其意者，可見當日聲威之隆矣，諒山之役，陳促清廷須停戰之命，與法議和，事後西太后聞訊大怒，傳旨申斥，復干吏議，並是忽遭降調，歸隱家居，有棲息烟霞之意，凡二十餘年，四方名士入閩者，輒詣其廬，清末，門以侍郎候補，共陸潤庠授溥儀讀，歷晉太保太傅，其文章多可觀者，惜其不達情僞，竟以老身與狐羣狗黨爲伍，共扶此傀儡醜劇，彌可惜也，（一）（巴士）

妙聯（續）

（三）七鴨下塘。數數三對一隻。（又是七隻）尺魚落水。量量九寸十分。（即是一尺）

（四）魚胆包天。你胆還包天以外。歸心似箭。我心尤在箭之前。（形容過甚）

（五）水手落水。水鬼拖住水手手。火頭燒火。火星飛上火頭頭。（一兩聯妙在第二句）

未完

歌舞合 新打判官

第五幕 （楊劍編）

午飯後那賊子命人來嘆。我姑父聞此言怒氣冲天。氣來了將媒人趕出府院。怕的是今夜晚命難保全。昨夜晚與賊子盟過誓愿。道不如尋自盡免受熬煎。傷身世不由叙肝腸痛斷。三更後七尺軀速歸九泉。姊妹們在陰司初次相見。恰好比同胞的骨肉一般。（放腔）望姐姐不吝教多多指點。表恩德待來世結草啣環。（大旦接唱放腔）賢妹妹又何必這樣來嘆。諸凡事還是要望妹海涵。（小旦唱）今日裏閒暇時公園遊玩。（大旦唱）我姊妹去到那荷花池邊。（小旦唱）尊一聲麗花姐你快來看。（大旦唱）是不是你看着那位判官。（小旦唱）那判官在那裏你會過面。（大旦唱）他本是一殿上執法之官。（小旦唱）呆呆的看着我一眼不轉。（大旦唱）他要着我二人到他身邊。（小旦唱）未必然姊妹們還怕他看。（大旦唱）到而今講的是男女平權。（小旦唱）姊妹們何不如自行方便。（大旦唱）你看他好是那烏龜一般。（小旦唱）像這樣癡呆子不給他臉。（大旦唱）枉自他陰曹府位列高官。（小旦放腔）我二人還須要早回公館。（大旦唱幫腔）手牽手走出了少城公園。

第五幕完

% % %

▲我愛吾妻

（[illegible]聯芳）

第二是性情和順。結婚八年。從未有過一次勃谿。使家庭中時時充滿着快樂的氣象。對於我處處能體貼入微。這是精神上使我安慰的好處。

第三是烹飪女紅。都有精深的經驗。每日公畢回家。總預備有很可口的菜蔬。我身上的衣服。腳上的鞋子。都是她做的。使我從頭至腳。沒一處不感受着她甜密的情素。所以我只有「我愛吾妻」的口號。人家說「家花不及野花香」。我覺得這句話不盡得準確。

不過我怎樣愛她呢。說也慚愧。對於物質的貢獻。可以說毫無有。我只有拿眞實不欺。深深印着「我愛吾妻」四個字一顆純潔的心送給她。使她得到精神上無上的安慰與快樂。這就是原因與事實。完

美人十項

江流

一美人的口：抽香煙。喝香檳。吃巧克力糖。唱愛情歌，
二美人的手：摸骨牌。叉麻雀。買洋貨。擲有獎彩票，
三美人的足：電影院。大飯店。咖啡店，
四美人的眼：衮頭。汽車。洋房，
五美人的髮：特燙。美國水。巴黎香膏，
六美人的耳：白玉環。黃金環。珂瑯翠環。白寶珠瑯環。
七美人的眉：橫雲。斜月。粉梢。倒暈，
八美人的心：愛摩登。喜虛榮。不安家。樂嬉游。
九美人的步：搖屁股
十美人的貌：傾國傾城

紀實滑稽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梁】

第二十二回 驢車傷人學生斷足 騎驢遣興閨秀討情

（110）

纔有好酒好菜。你莫嫌寓中菜貴。可知昂貴不在菜而在酒。我們喝上的號花雕的價格。要比家鄉昂貴三四倍哪。小谷道。要吃不怕貴。那末謂家是著名菜館。這是要你老北京作先河之導的。春帆答道。久別京華。街道店鋪。都已改易舊觀。昔日著名菜館。就使依然開設。一時也無從找處。小谷笑道。大哥。你眞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了。只消雇坐人力車。說出菜館牌號。自會拉到目的地的。春帆便向停在那裏的人力車招招手。兩個苦力拖着車兒奔來。春帆問道。拉到狀元樓去。一壁說。一壁各自登車。實則狀元樓就在咫尺。那兩個車夫爲車資起見。拖着車兒繞了一個大圈子。方纔奔至狀元樓門前停下。春帆給了兩毛錢車資。猶恐再來不認識。便把兩旁的店鋪牌號觀看。和剛纔駐立處相同的。仔細諦視。始知上了車夫當。這裏就是剛纔駐立處。便向小谷說明。兩人俱大笑。當下拾級登樓。四面找座。奈已座無隙地。正擬退下樓來。忽聽有人叫喚春帆兄。這裏來合桌吧。春帆舉目觀看。原來是大公子志成。忙和小谷疾趨而前。握手爲禮。同伴三人。一齊起立讓座。志成便替雙方介紹。春帆方知三人是陸開文。陳小江。莊芙生。都是志成的同學。三人都在京供職。不過位置甚卑。還算莊芙生在財政部當科員。但是進項雖多。出款亦夥。蓋個人生活程度。隨職務而增高。收入少則少用。收入多則多用。這是歷代相沿的習慣。兼之芙生賦性風流。家道猶稱小康。不必他賺錢贍養。自然金錢到手。任意揮霍了。閒言剪斷。當下六人共飲。談笑風生。尤其是小谷和芙生。志同道合。話得投機。各有相見恨晚之慨。那志成是個少年老成。而且家教森嚴。見芙生喜作狎邪遊。頗不爲然。常常直言規勸。這時芙生酒逢知己。多喝了幾杯。已薄有酒意。便問小谷道。我兄此次來京。諒必爲謀幹異路功名。小谷答道。小弟才疏學淺。澹於仕進。此來因慕皇都富麗。專誠來觀光的。幸得志成兄引導。得以遍遊諸名勝。可稱不虛此行。芙生笑道。京中還有一處中外著聞的名勝。只恐吾兄還未遊到。小谷道。可是皇宮。也仗志成兄的大力。早已瞻仰過哩。芙生笑問道。八大衚衕。及韓家潭。我兄可曾去觀光過嗎。小谷答道。這卻沒有。芙生道。八大衚衕中。南朝金粉。北地臙脂。羅列殆遍。至於韓家潭。名媛淑女。燕瘦環肥。應有盡有。

悟一子相命館啓事

啓者本館前在羊市街南滿頭巷開設早爲一般諸君所知殊去歲因事出省故耳停館刻下爲一般顧主所求特在家中推算以便解各界疑惑但每日只推十張推滿不候萬望原量爲盼

地點署前第四十三號相士悟一子啓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強種丹

能治病 能戒煙 毫無痛苦 功效神速

代售處皇城壩三十三號永盛通

眞乃神醫

黃逢良君以先天氣化之功○專治各種痙病○部人體弱失紅○十年痼疾○愈於一旦○現已恢復原狀○黃君現寓東大街東安里內○凡吐血及婦女不孕乾病血症○淚病莫不着手生春○食後兩分到癒郎之妙○有意想不到之妙○儒個人悉年所見○紙論醫學頗士學見○治病之方○黃君之速○人俱不及○之分而人能佩也○持表名之之總○州寰而不能醫者○君立可起其沉疴○黃之茲

魯笑俗啓

生兒有望了

新到天津最有效驗的妙品對月丹專治婦女經停乾病及月事愆期服了此丹種能通經化血調經種子百病消除但此丹孕婦忌服否則打胎因內有探胎散

每瓶大洋壹元

成都經售處

南門同仁藥房

總府街生生藥房

城守東大街壽春藥房

越巂縣縣長兼游擊司令官應銘政績

越巂縣徵收員濫用縣府政令鞭長莫及人民受土霸之侵蝕佐治之壓迫者不知凡幾如氏弟媳李董氏以分產未明誣控氏於大樹堡縣佐分署楊縣佐聽審之詞氏幾遭不白不得已赴縣上控經縣府官縣長提訊李董氏自知情虛以四百金託人行賄官縣長斥責不受秉公處理氏冤屈始得平反文官不要錢其官縣長之謂呼氏身受其恩無以爲報謹將事略登諸報端聊表謝忱

李董氏率媳李張氏謹啓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四十回 破戰車魏朝賢請援 掛先鋒盧霸林出兵

小彈內藏火藥，用螺旋將藥線盤在內面，鐵彈落處，四面打進，有如雷轟霹靂，不分人馬，皆成虀粉，李義看見大喜，衆人莫不拜服，墨賽花道，我看那轟山雷車，上面有一樓，上立一人，指揮車的進退，樓上一穴，大如棹面，這是一個破綻，雖然有蓋門封住，但我兵要用飛雷時，必須擂鼓威助，使車上指揮的人，開門觀望，我們的飛雷，就從天而降，完全落在蓋門內面，打入車肚，立時便土崩瓦解了，張豹道，雖然如此，但那鐵砲，未必恰恰落在蓋門內面，墨賽花道，因此之故，所以要用算籌，我以勾股算術，算那鐵砲落處，遠近尺寸，不爽分毫，前日白巧爾，施用火鴉，亦是此術，不然那火鴉怎會專落竹笆，不飛到別處去呢，張豹道，萬一你算錯了，豈不白費心思，墨賽花笑道，公子不信，且俟飛雷造成時，我先試與你看，說着傳令○命大安工匠，連夜趕造，七日之內，已成三百餘架，墨賽花看戰期，屆次日傳齊衆將說道，後日大戰之期，諸位將軍，務要努力，此番一戰，吾必生擒魏朝賢，楊際昌，黎彥虎，般賊首，至於飛雷，現已造成三百餘架，已足以破轟山車矣，衆英雄齊聲應道，敬聽參軍大令，我等敢不竭力，墨賽花當命李義，挑選精兵二萬，由墨賽花教演飛雷，李義便命軍士，抬了一架飛雷，墨賽花隨意指了一個地點，挖一深坑，有棹面大小，並用標竿線尺，測量遠近，窺望一陣，已經算好，便按定步位，定了線道，架起飛雷，命軍士裝上鐵砲，拉足繩力，踏動扛子，只聽轟然一聲，鐵彈飛出，不偏不斜，恰恰落在深坑內面○衆英雄見狀大喜，齊聲讚道，參軍巧奪天工，雖諸葛之木牛流馬，亦難及也，墨賽花謙遜幾句，即率衆將，回到白虎堂上，密傳大令，分頭行事不提，卻說魏朝賢，探聞墨賽花病勢沉重，心中好不歡喜，又見轟山車石砲，改成火藥炸砲，滿以爲指日削平大安，因欲納降大安衆將，便連日投書勸降，書從又施以威嚇，否則洗殺全山，自己心雄意豪，忽然這日接到戰書，反覆審閱起來，才知墨賽花服食參仙白血，沉疴頓起，便與白巧爾兩議道，前日火鴉之被納截住，不能取勝，現在全仗轟山車之力，不料大安賊下來戰書，說十五日要破此車，這墨賽花最爲利害，有女諸葛之稱，我們須要加意防備，以免再蹈虎豹兵之前轍，白巧爾笑道，軍師但請放心，我這轟山雷車，敢言無敵，莫說女諸葛，就是女軒轅，也休想破他，現在能將石砲，改成炸彈，這四百架車，莫說掃平大安山，就是普天之下，亦可任意橫行了，魏朝賢大喜，兩人在帳中飲酒，又商量十五日戰計劃，白巧爾道，吾隨行有一猛將，乃苗國的驍將，名叫黑化，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徒手能擒虎豹，使用一件特別軍器，名叫鐵槽拿，重五百餘斤，施用起來，能大能小，能收能放，利於步戰，若與敵將交戰，霎時即到馬前，入陣時：

致祭達賴之金冊玉印

（雄）

疆藏語言習俗○迥異內地○故交通梗塞○儼如化外○雖同隸中華版籍○然中央以鞭長莫及○徒寄統治之名○而實權則仍掌握於藏人手中○以往中央恫授權於藏人達賴喇嘛以統撫西藏○使其歸綸○向安靡異○去歲達賴逝世○藏人始悉達賴過去統藏之功勛○月前曾於內地設會以悼之○還國府且派專使黃慕松赴藏致祭○乃自中央任命以來○黃遲遲尚未就道者○蓋以隨於專使隨用之金冊玉印及各種禮節○現方籌備恭忙○尚未就緒○且撫慰經費○亦未撥下○致迄未首途○厥中費時最久者○乃尋找致祭達賴之玉印金冊○蓋國府以簡派專使○其隨用之金冊玉印○自應隆重○惟現時之玉較大而佳者○爲數頗少○卒歷數星期之尋訪○始得一如各機關所用之印信大小玉一方○經察核適意○現已開始鑄造○查該印之上○須雕刻漢蒙藏二種文字○而國府印鑄局之雕玉技師○祇有一人○且兼之金冊文漢蒙藏三種文字○統計約有一百餘字○新項工作○以該技師一人擔付○深恐其工作誤慢且鄙陋○現國府爲求金冊玉印雕刻完善起見○特派員赴蘇聘請名技師進京○協助雕刻○期以一星期內完竣○以便交與黃帶往應用云

＊ ＊ ＊

舞台長篇武俠小說

大明武俠

（四一）（儂箇）

第四回 龍寶山榮任淮安府 馬青鋒謁師文殊院

隨說賓契既已到此，爲何不進來呢，龍寶山道，門生到此已久，因恐驚擾恩師，是以在外伺候，說着二人均已上轎，前面執事均已排列齊全，喝道向紫禁城而來，不一會到了京城，師生二人，下轎步行到朝堂，文武百官，均陸續而至，一會兒景陽鐘響，天子登殿，百官拜舞已畢，內侍傳諭，有事啓奏，無事退朝，話聲未畢，李朝宗已執笏當胸，越班而出，跪奏奉旨節龍寶山陛見，今已領到，請旨定奪，武宗回言平身，宣龍寶山上殿，李朝宗謝恩站起，向下傳呼，龍寶山由文班中末位上，應聲領旨而出，到玉階之上，金殿當中，跪倒朝拜已畢，武宗傳旨平身，龍寶山謝恩起立，武宗將他儀表細看，果然威儀整肅，便說龍寶山，昨日李相國保奏卿家，才可大用，保卿外放爲淮安府知府正堂，朕特宣卿上殿，面領朕的言語，卿到任後，務要爲國家人民辦事，將來任滿回朝，朕自有封賞，卿其毋違，龍寶山聞得綸音，急忙跪下領旨謝恩，說微臣出京赴任，敢不竭其駑駘，爲國宣勞，上慰陛下之念，下慰四民之情，武宗大喜 吩咐平身，出朝後可往吏部衙門，領取文書，前往淮安赴任，如有甚難爲之事，卿可與李相國商酌措辦，龍寶山領旨退入班內，於是文武百官，頗有奏議進陳，各事畢後，天子傳旨退朝，御駕回宮，羣臣各散，龍寶山出了朝門，便往吏部衙門，去領公文，馬文昇邀入相見，說貴府此去淮安 那地方民情奸滑，頗不易治，貴府此去，各事小心要緊，龍寶山連說卑職敢不遵示，兩下客套幾句，談了番閒情，該書將公文塡好，奉與馬文昇過了目，馬文昇遞給龍寶山，龍寶山雙手接過，打躬謝了，將文書收好，然後告辭出來，逕到李朝宗府中去，一則謝恩師提挈之恩，二則請示今後如何方針，到了「相府」，由儀門步行入內，李朝宗起身相迎，迎至內廳上坐下，李朝宗先給龍寶山賀喜，龍寶山起身謝恩師栽培，並請示到任後治理的方略，李朝宗道，賓契請坐，我有話與你細談，龍寶山遵命坐下，李朝宗道，淮安地方，素稱難治 那地方有個惡霸、名喚暴武揚，乃是壽慶王的拜弟，自封爲鎮淮侯，你如到了淮安，須得留心察訪，只可暗地調查他的罪惡，以作將來回京參奏的資料，萬不可趁着一時的火氣，得罪他慢了，須知強龍不壓地頭蛇，賓契此番外放，雖然是我的保舉，其實原勸方面，却是壽慶王他初意原要賓契外調出京，可以除去他目前的障礙，原不會想到，會將賓契調往淮安府去 如今他未嘗心中不悔，難保他不另生詭計，賓契如到淮安，各事務必留心，在表面上切不可與奸黨作對，免得奸王由暗算，龍寶山聽了，唯唯應命，起身告辭，李朝宗道，賓契不必客氣，我這裏已預備一酒菜，給賓契道喜，拜給賓契餞行，賓契在此用了酒飯再去，打點打點，便可赴任，龍寶山聽恩師這般說，只得坐下不走，一會兒相府家丁入內稟告，酒菜已經齊備，請示擺在何處，李朝宗就在這裏吧 那家丁應了一聲是，回身出去，不一刻已同了一個小廝進來，鋪好棹面，又一個庖丁模樣的，托了端盤進來，二人一齊動手，安好了席面碗筷，方纔出去，又一會，那小廝已送進兩壺酒來，放在桌上，李朝宗起身讓龍寶山就坐，龍寶山道，恩師在上，門生焉敢有佔，還是恩師居了首座，能李朝宗道，賓契怎又客氣了，我在家裏，豈可自大，自然是賓契上坐，龍寶山不敢在拘，只得告了罪，佔了首位，李朝宗在下相陪，二人淺斟低酌，閒談一切，[illegible]